

本土文本



失语

(小说)

□倪苡



绘图 瞿溢

江海新韵



夜雨飞落

(组诗)

□徐玉娟

光线茂盛
仿若良夜生出白发。
春雷滚动。似乎
天上驶来
一辆时光动车。
我如梅枝
吐出新叶，又如
壁上静默的小提琴
在等待有缘人。
感谢尘世，
让我拥有
这样的好时辰。
不用说话
只须安心，听窗外
夜雨飞落。

我爱棉花

棉花晒满院子时，
我脱了鞋
安静地躺在棉花上
一个睡在云朵里的少女
似乎就要飞起来
那时候
所谓青春的烦恼
瞬间飘得无影无踪

即使人到中年
我也毫不掩饰
对一朵棉花的热爱
我时常在梦里
回到年少时光。
白花花棉海里
母亲的身影
像乌篷船一样浮沉

当母亲兜着
满腰布的棉花
从田野里抬起头
我会撩起袖子，
把双臂伸进
母亲的腰布兜里
我摸到的，
不只是洁白

柔软，而是云在天空
身在尘世的
那份深爱
是一朵棉花
从茂密的太阳光里
不停地
提炼着我们
一生不可或缺的
温暖

即景

透过玻璃
看见
窗外的两根电线
仿佛一个等于号
这也许是在提醒我
床是等于天空的
我，是等于闲云的
而远方的布谷鸟
此起彼伏的鸣叫
等于我腋下
蠢蠢欲动的翅膀
百舌鸟弹起的春弦
等于我
内心的琴音
我在屋子里
想一想你
就等于有闪电
掠过南方的平原

我在枕下摸到一片树叶

熄灯睡觉时，
我在枕头下
摸到一片香樟树叶
它肯定是从某本书的章节中
偷偷跑出来的
它一定是想
和我一起
进入梦中
看见一棵树
就像回到故乡，
看见一条河
就顺流而下
在中游
看一个人的影子

仿佛落叶突然化作涟漪
想努力从无情的流水中
挣脱出来

油菜花开小令

它们
从我深潭似的眸子里
升起，仿佛被雕刻成
佛像的泥土。
它们回到我的心上
又像一盏盏灯
照亮
每一个懒洋洋的日子
油菜花，有多热烈
我就有多寂静。
它们的明亮
恰好成为我
暗伤的一部分。
放蜂人慢慢打开了蜂箱
我缓缓转身时，
每一个脚印
都被酿成了蜜

清明祭

通向墓地的路
鸟鸣稀落
只有茂盛的青草
一个劲地涌出来。
只有婆婆纳
匍匐在地上
开满蓝色的小花
仿佛我
哆哆嗦嗦的手
点着的香火，在春风中
闪烁。我蹲下来
成为其中的一朵
我还是像从前一样
喜欢开给你看

百变窗口

天空
像一块蓝色的窗帘
挂在我右手边的
窗口上。
风吹，它不动

如果把窗口
缩成一块手帕那么大
我就随身带着它
仿佛把蓝天
藏在了口袋里
偶尔
用它擦拭滴下的忧伤
多么幸运啊
为了安慰自己
我用了一天天空的蔚蓝

如果把窗口
继续缩小
缩成一颗珍珠那么大
我就把它
养在眼睛里
尘世间，所有的喧嚣
再也进不来

烟火

在地面点燃。嗖一下
飞到半空炸开
像一声春雷
爆出震耳的声响
万朵木棉似的红
在夜空盛放
瞬间又销声
凋落一地。
我刚清扫完院子
月光便迅速占领。
抓住蟋蟀清唱的
低音部，我猛然想起
你被车子推走时
我追过几步
你慢慢消失在转角处
一面墙曾扶着我
抽泣不停。
你像烟火一样
把夜空
照亮之后
就在人间熄灭了
月光拥着我。
我抱紧了自己
仿佛想用雨水压着
一个随时会燃放烟火

手捏着左手食指，从厨房里出来找备用药箱。当他用右手去打开药箱时，左手上的鲜血像李小余的眼泪那样源源不断地往外流。

李小余不知是真傻了还是不想帮他，她就远远地站着，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伤口，整个过程，如入无人之境。他是故意忘记家里还有一个她吗？

王冬包扎好伤口，看着李小余，似乎在等什么，可李小余一个字也没有说。她不知道说什么，也什么都说不出。王冬的目光在李小余的沉默中一点一点硬下去，接着起身去了卫生间。

李小余知道他现在不仅仅是嫌弃她，他们之间已经不是吵架能解决的问题。不过，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养好身体，才能跟他斗，李小余不想死，就要跟他耗。李小余从药箱里找了退烧药。

一夜无话。

李小余因为白天睡多了，一夜基本无眠。她在想，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难道就用母亲的话过完余生？母亲说人生较真得越多，失去得就越多，糊涂着糊涂着就平安喜乐一生了。可是听到的看到的怎么去装不知道呢？这多难啊。她在黑暗中闭着眼睛听着王冬的鼾声，这个一起生活了十六年的男人，不满意她，就去找了别的女人行乐，却从来没有和她提过离婚。上次说到王冬出轨，母亲居然说：“他外面有女人，你看见了吗？他跟你提离婚了吗？他比你成熟。”

李小余哭笑不得，这是成熟与幼稚的事吗？她能跟母亲说王冬还有更阴损的招儿吗？他已经有一年多没碰过她了！

李小余在凌晨五点就起来了，儿子的早饭是马虎不得的。

六点半时，李小余照例去敲儿子的房门。儿子睡眼朦胧的，门一开，就去洗漱。早上儿子是不喜欢别人和他说话的，他说早上虽然起来了，但身体和思维都还有一半没有醒，别和他说，他没有力气说话。

儿子上学后，王冬起来了。李小余没有像往常一样，给他盛饭。王冬只是左手食指上有一道伤口，还不至于盛不了饭。王冬喝了一碗稀饭，就出门了，自始至终也没有和李小余说一个字。

王冬出门后，李小余就又眼泪汪汪的，她劝自己，有什么好哭的，谁离了谁不能活？关键是怎么活。她要反抗，他们之间是不对等的。她在单位就是一个整理整理图书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岁，她也没有想在事业上有什么发展。她在生活中也甘愿当配角，既然当不了主角，就老老实实当好配角。她的工作比较轻松，时间也是宽裕的，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结婚前还什么家务都不会做，这婚姻把她培养成一个做家务的好手。结婚时王冬承诺，让她先苦几年，等他赚了足够的钱，就请保姆，让她当专职太太。何为足够？这些年赚的钱不少不多，也没见王冬再提这个话题，大概是李小余做家务太专业了。

李小余想着想着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离婚无疑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最大的障碍就是儿子。王冬不会放弃抚养权的，那么就因为自己所谓的争一口气，就选择不要儿子了？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剩下的似乎只有一条路，让王冬全心全意对这个家，对她。怎么做到呢？想着想着，她睡着了。

李小余下午醒来时心悸心跳，好像睡着的时间错过了什么大事。她一看时间，舒了一口气，吃了早上的稀饭，就去超市买菜。

不同的“我”，绽放不一样的烟火

□杨卫国

的眼光，我们往往会失去自我决断的力量。

生活在自己想象里的“我”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

他要求实验者把未来一周的烦恼写下来，投入一个“烦恼箱”中。一周后，他和实验者一起打开箱子，结果发现，90%的烦恼都没发生。接着，他让实验者把还未解决的烦恼再一次写进了“烦恼箱”中，寻求解决之道。一周后他们再次打开箱子，大部分实验者惊喜地表示，过去那些烦恼，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学过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小说里记述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打了一个喷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他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最后惹烦了将军，在遭到将军的呵斥后竟然一命呜呼。小说用夸张讽刺的笔调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极端恐怖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及变态的心理。自寻烦恼也许是我们的常态。

一个同事曾在给领导打印讲话稿时漏掉一页，受到领导严厉的批评。事后，他每次见到领导时，总感觉领导的眼光里有一股怒气，让他抬不起头。一年后他意外提拔了。此时，他去感谢领导栽培并再次就漏掉一页纸的事道歉，称自己内疚了一年。领导惊讶地说，当时既然

时间不一、经历迥异，就会呈现很不一样的面目，对此古人早有经典论述。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即是说，一个君子的容颜气度有三种变化，远看他的样子庄严可怕，接近他又温和可亲，听他说的话严厉不苟。大概同一时期，古希腊《斯芬克斯之谜》里说：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答案是“人”。人，正因为丰富，世界才精彩纷呈；人，正因为丰富，才给我们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生活在别人眼光里的“我”

《伊索寓言》里有一则“父子抬驴”的故事。一对父子牵着驴去市场卖，途中被几个少女嘲笑，有驴子都不骑。父亲一听有道理，就让儿子骑上驴。不久被老人看见，感叹世风日下，儿子骑驴父亲走，太不孝顺。父亲只好放下儿子自己骑。一会儿又遇到女人，嘲笑父亲狠心，自己骑驴让儿子走。父亲听后，还是父子同骑吧。谁知道刚走一段，又有人指责他们同骑一头瘦驴，不怕把它累死啊。父子无奈，只好抬着驴赶往市场。

这则寓言看似一个无厘头的桥段，却刻画了我们的众生相。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总是希望得

到别人的指点，许多人也确实喜欢对我们指指点点，但如果自己没有主心骨，往往又会导致无所适从，动辄得咎。

一个小亲戚毕业后在市里一所中学当老师。女孩子长得清秀可人，家里亲戚都忙着帮她张罗对象。姑姑说，应该给你找个当官家孩子吧，他们社会资源丰富，工作生活会很顺利，女孩觉得有道理。可相处一段后发现男方自带“官腔”，在一起很累。之后，姨妈说，还是应该找个有钱人家孩子，嫁过去房子、车子、票子都不缺，可少奋斗三十年。女孩觉得确实如此。她跟“富二代”相处发现，“三观不合”无法深处。嫂子认为应该找个名校的，知识丰富发展潜力大，于是给她介绍个名牌大学生。可对方沉默寡言，聊不到一块去。一个个都没有成功，亲戚们纷纷指责她眼光太挑。她也很委屈：你们说的“好”，可我感觉不到，我的事也不要你们过问了。后来与同校一位其貌不扬的男教师相处十分开心，最后结婚了。婚后十分恩爱。

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导师”在指指点点，可真相却严重的撕裂、不经意的穿帮。股评大师口吐莲花教我们炒股赚钱，可自己赔得一塌糊涂；养生大师教我们如何涵养正气，自己却在59岁时一命呜呼；喜剧大师插科打诨、搞笑连连，可事实上是个抑郁症患者。太过在意他人